狗患

邹贵生

有必要对目前日益升温的养狗热啰嗦几句。

本来，饲养狗儿猫儿家庭宠物纯属个人私事，犯不上我在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养狗实践”证明：目前城镇居民养狗热潮已经到了狗满为患泛滥成灾地步。满街乱窜的狗已经涉及到人们的人身安全，环境卫生等一系列问题。确切地说，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事”了……

——作者题记

一　狗多现象事出有因

为什么城镇居民家中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狼狗土狗家狗洋狗叭儿狗狮子狗？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种：

1：开心解闷。

坦率地说，狗在老百姓心中一直有很高的“威望”。“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俗语。尤其是狗对主人忠心耿耿赤胆诚心那简直是“没治了”。若是给各类宠物“打分”的话，“得分”最高的恐怕非狗莫属。一位养狗者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人太难交……心眼猾的很。和人交朋友还不如和狗“交朋友”。你看我的狗对我有多忠呀……这位“狗迷”的话极有代表性，寥寥数语道出了养狗者们的心声。8小时以外和狗在一起“摸爬滚打”已成为“狗迷们”生活中最大乐趣。

2：看家护院。

虽然这几年经过“严打”专项斗争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扭门撬锁盗窃案件一直未见有根本转变，有的地方甚至呈上升趋势。家中贵重物品失盗现象仍时有发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养条狗看家护院，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实践证明：家里有狗的白天家中无人也无后顾之忧，反之，无狗家庭倒成了贼娃子经常“光临”的“自由旅店”。

3：私人保镖。

如今“十万元才起步，百万元才算数”的“大亨”“大款”们深知贼人的厉害——偷不成就动抢的，弄不好连小命也得搭进去。但是，如果身边有一条威风凛凛的大狼狗充当“警卫员”的话，哪个贼人不胆战心惊？另外，利用养狗赚钱发财者也不乏其人——养条母狗想方设法怀上“正宗”外国种。母狗下了狗娃后，每个狗娃也能卖他个三千五千的，这亦不失为一条生财之道。

二　狗满为患贻害无穷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尽管养狗给人们带来一定“好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坏处。而且坏处大大超过了“好处”。其坏处主要有：

1：粮食资源发生危机

我国本来就人口多，耕种地就少，粮食问题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而已。事实上一些贫困山区农民至今连温饱问题还尚未解决。那么，目前我国共有多少只狗和人“争食”吃呢？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城镇公安边防公养私养加一起有一亿只狗和人抢食吃。按每只狗每天吃一斤粮食算算，这一亿只狗一年要吃掉多少亿斤粮食呢？把农民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含辛茹苦打下的粮食耗费在这一亿只狗身上，值得么？有价值么”（当然公安武警边防等单位养狗另当别论）

2：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狗身体里带有致人死地的狂犬病毒。这点常识恐怕连小学生都清楚。一旦让带狂犬病毒狗咬着，那是有死没活。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被狗咬伤的竟有百万人之多。死于狂犬病毒者至少也在8万人以上。虽说各地都有防疫部门为狗注射防狂犬病毒疫苗机构，可真正给狗注射疫苗的又有几个？这些带有病毒的狗满街乱窜，谁能保证它不咬人？谁能说准它由“好狗”变为“疯狗”的准确时间？当你在路上或街上与一条膘肥体壮狼狗“狭路相逢”时要说“不怕”恐怕是假的。一旦让它“亲吻”一口只有两个字：等死。

3：环境卫生受到污染

城镇居住人口本来就密度大，空气就不十分新鲜，再加上众多的狗乱拉乱尿，这无疑给城镇卫生“雪上加霜”。人想“方便”可以到公共厕所，而狗想“方便”却无所顾忌，“禁止随地大小便”对狗来说如同“对牛弹琴”。另外，狗是极爱叫的动物，尤其在夜间那“汪汪”的叫声惹得人们一惊一炸惊恐不安。狗一叫，这家说：“小心，贼娃子来了。”那家曰：“今晚可能要地震，这狗叫就是前兆……”日久天长，这人的神经系统能不受到影响吗？还有，狗身上极易生跳蚤，而跳蚤又是传播多种疾病的罪魁祸首之一。

以上便是“狗儿何其多”以及狗患给人带来危害。需要说明的是，在众多养狗者中，“开心解闷”占绝大多数，归根到底为了一个字——玩。

三　综合治理刻不容缓

早在1984年国务院就曾下发过“禁止私人养犬”的“红头文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文件与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动用公款大吃大喝”文件“命运”大致相同——越不让吃吃的越凶；狗越不让养养的越多。随着养狗热日益升温，人民群众的忧虑也越来越重。针对狗患越来越大，不少有识之士已向政府上书，发出“狗患何时了”的呼吁。政府也曾号召开展“打狗运动”，结果是“狗越打越多”。把狗圈起来？似乎也不是个事。圈着的狗一旦逮着“放风”的机会就会更凶更易伤人。如何消除狗患？现在看来只有依靠“综合治理”这个法宝了。必须由公安、司法、防疫、环卫、街道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方可奏效。

标语社会

（安徽）　路伟

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个标语社会。

走进工厂，“奋战一百天，打个翻身仗”随处可见；漫步乡村，诸如“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一定要把计划生育搞上去”不绝于目；挤上公共汽车，会有“尊老爱幼，主动让座向你昭示；赶到厕所蹲下，怕也是“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映入眼帘；劳累之余去影院，未曾享受娱乐，却先被喝令：“严禁吐痰嗑瓜子，违者罚款伍元钱”……

凡此触目经历，你当有个怎样的“说法”？

一个外商欲投资某企业。考察途中，所见标语甚多，不禁指向一条求教翻译，答是“全厂动手，防治偷盗”。唬得外商直摇头：“都来抓小偷？治安真可怕啊！”于是，早先拟定的投资项目也就Good－bye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在谁呢？贴标语者能说出千百条善良的动机，你却找不出他会有哪一条错误，然而你想过没有，我们的社会何以能有这么多的标语？

有位教授坦陈直言：“形式主义泛滥！”

想来也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中确有那么些不愿尽职的官员，每每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总是无能地去作妥善、彻底的处理。可是养人的位置又舍不得让贤，活儿又不能不干，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先想出几个字句，再写、印、刻上一番，直至创造出那铺天盖地的标语了。

所以，遇到权势者滥占良田，他就贴个“但留寸土地，存于子孙耕”；因为有人残害妇女、溺杀女婴，那就挂块塑料牌：保护妇女权益，溺杀女婴犯罪”；发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队伍后继乏人，就赶紧红纸黑字曰：“教师职业最崇高”；更有执法者循私枉法，则先树个“杜绝贿赂，秉公执法”。

这么多标语能收到良效吗？行走街头，看见“创建文明城市”时，你是否止步去思索它的重要意义？当“保护环境，造福后代”满天飞之际，我们家乡的河流是更清净还是更肮脏？我们头顶上的天变蓝了还是变灰了？人们从没贴过“公款吃喝光荣，偏偏全国的公款吃喝费一年仍达数千亿，你说标语有用还是没用？

友人观光新加坡，大街小巷皆如花园，烟蒂痰迹毫无半点。举目四望，也没有任何标语，原来那里是依法治国，谁若吐出一口痰，那就得交上三百美元的罚金。93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也载文介绍：偌大宝钢厂区也未挂一块标语，但它影响了年创利税几十亿元的这一中心工作吗？

标语当然也有作用，死刑犯的囚室里就刷着“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据介绍它能促使特定对象的忏悔。可是走到外面看看，那么多标语能有几条影响他人？

如果标语在今天并不能解决具体问题，那我们是否还要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这样的标语社会。

妻儿不在家

（散文）

祝贺

“婚姻是一座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我同许多凡夫俗子一样，带着几份好奇，几许渴望闯进了这座城，享受着城里的安宁、静谧和温馨。同样也逃脱不了其中的琐碎、平淡和责任。每每于惺忪怅惘之时回味起城外的洒脱、自由、挑战与机遇，却全然忘记了那时的孤寂、落寞和渴求，每当人们渴望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它光彩夺目的一面，却忽视了那与光彩浑然一体的瑕疵。

妻子放了暑假，带儿子去了乡下。我便可以暂时抛开琐碎的纷扰，重新体验一下城外的生活。一种解脱的释然，使我头几天的日子过得消遥自在。不必在乎屋里横七竖八的零碎陈尸遍野，不必在乎被子叠得浪荡形骸，不必在乎衬衣领子近墨而黑。胡乱地整些东西填满肚子就当全家饱了。或干脆去饭馆，夜市潇洒走一回。请三朋四友搓麻将，捧老K，神侃海聊大至国际要闻、小至诽闻轶事，统统知晓。搞得屋里烟雾缭绕，个个飘飘欲仙，“单身俱乐部”没有钟点。电视频道唯我独尊、不必绅士风度女士优先，看球赛，枪战武打片，直到所有漂亮的播音小姐都对我说再见，才伸胳膊蹬腿，摆个美美的“大”字酣然入梦。偶然也技痒难忍，约几个同伴去灯红酒绿的舞厅风光一回，让许多美丽的面孔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流走。然后凑一起唏唏哈哈，回味起那些靓女情妇的秋波，美滋滋享受一回被异性欣赏的舒坦。

曲尽人散夜深沉，月光从窗口洒在空荡荡的席梦思上，忽然有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无论怎样伸展依然留有空白。我知道那是妻的位置。一有了这念头，我便不能抛开，妻安详、静美的睡态若隐若现，儿子顽皮的影子亦愈来愈清晰。荧屏上主持人甜美的声音渐渐地变得遥远。朋友们的神侃海聊，足球场上的纵横捭阖，舞会上的扑朔迷离似乎都已与我无关。唯独那一份独属于我的家的温馨让我牵肠挂肚。习惯了枕着我的臂弯入睡的妻可睡得安稳？！喜欢与我嬉戏逗乐的儿子可玩得开心？！妻儿不在家我第一次失眠，原来我竟也潇洒不起来。

随后的日子，便是计算着他们的归期，等待着妻做的可口饭菜，等待着和儿子一起把家搅得天翻地覆，又让妻神奇地变得井井有条，再加上嘟嘟囔囔。我该去接妻儿回来了。

城外的风景迷人，城外的漂泊精彩纷呈。然而城外是一片险象环生的公海，唯有城里那一份柔情，那一份天伦之乐才独为我所拥有，那里才是我停泊的港湾。

刊头设计　赵国明

本版编辑　杨乾坤

我的战友老马

（散文）

雒新岭

老马是我的战友，只上过两年小学，连封信都写不了。但他这人自我感觉非常好，他认为他的脑袋瓜特别好用，世上没有他不知道或是不明白的事。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

当新兵时他就和我们的射击教员干了一架。射击教员上课时说子弹飞行的弹道是弧形，并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弧线表示是弹道。老马站起来说教员说的不对，应该是直线形，他们村的喜用弹弓打雀儿都是瞄得准准的才能打上，要是弧形那不就打冒了。射击教员费尽了口舌也没说服他，气得骂他是“榆木疙瘩脑袋”，他骂射击教员是“骗子”。实弹射击时，他自行其是，一枪把正在靶场附近电杆上架线的通讯兵手里的钳子打飞了。弄了个舆论大哗。新兵训练完毕，他被分配去喂猪。他很不满意，说领导埋没了他这个人才。

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又搞开了科研，想一鸣惊人。一天他拿着一张纸，上边画着一根长长的尖尖的象避雷针样的东西，神经兮兮地对我说，这是他新研制的火箭弹，这样的火箭弹肯定能穿透敌人的一切坦克，因为现在的火箭弹头头都是圆的，不尖，不尖怎么能穿透坦克？他现在进行了改进……他把这张图纸寄到北京的司令部，然后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等待回音，又连写了十几封信催问，后来他实在等不及了，就借休探亲假的机会上了趟北京。

从北京回来，他成天闷闷不乐。我问了他几次，他才说，北京的机关也净是官僚主义。到北京是个女干部接待的他，一见面先问了他几十个问题，什么设计原理、机械和几何数据等等。他答不上来，便有些生气，要自己的那张“图纸”，说到别的司令部去“反映”。那个女干部笑着说，“图纸”已转到××街××号了，他按址去寻，那儿原来是个幼儿园！

后来我们都复员了，他在红光厂当门卫，我们还常见面，见了面他就叹气，说领导把他大材小用了。前几年，他突然停薪留职，贷了几十万元，要办工厂。买了机器，还买了不少的劈柴、锯沫、木屑、树股股，堆得跟山一样高。我问他准备生产什么？他神秘地说要生产市场上最紧俏的东西，说我的嘴不严，暂时不告诉我，怕我泄密，影响他的生意。我就有些生气，不理他了。

过了一段，听人说他办的工厂塌伙了，他为此负了十几万元的债。原来他所说的紧俏货是柴油，他买的机器是榨油机，准备从那些劈柴和木屑这类“柴”中，榨出“柴油”来。

老马现在到广州去了，说是那里的大公司多，需要人才，他去那里一定会受到重用。

老马的儿子对我说：“叔叔，我爸最大的毛病是没文化，不看书，还把啥事看得太简单。”

我想老马也就是这毛病。

就是这方天地

张县伦

气候
阳光
祖先的基因
孕育了我们的秉性
日升月沉
春分寒露，黄土之上
一种灿烂的声音
于我们祥和的家园
起起伏伏……
远游归来的惊喜
唤出许许多多
甚至历史
甚至人类
步入乡土
深入其肺腑
足音响处
便有至亲至爱的东西
于我们的土壤里
栩栩如生
令我们动情
并永远歌唱的
是这方天地

张家界听歌

（散文）

穆逸

点一支歌伍元钱，这和城市中卡拉OK舞厅的价码相差无几。这儿有好多走累了的游客或坐或立，都等着听歌。等了半晌，却无人点歌。我有些着急，同伴们都走远了，唯有我还在这儿“守株待兔”，等着良辰美景闯进我的镜头。我见有位男歌手正在不经意地吹笛子，我不无遗憾地举起相机，决定随便拍几张就去追赶“大部队”。“咔嚓……咔嚓……”我的相机响了，不但周围游客朝我注目，那几位歌手也朝我张望。接着，几个女歌手相继站了起来，其中一位披着斗篷，头戴野鸡翎，年约五十左右的女歌手首先开言。她说，她要为来这里的远方客人先献一首歌。看她的装束，很象是这些歌手的首领。果然，她出口不凡，唱道：“山歌好唱难起头，好运，福禄双全，步步高升。唱得那位男子很不好意思。游客们顷刻间热闹起来，七嘴八舌，与这位男子开起玩笑。有人还说，就凭这些吉祥的话，也应该多掏些钱酬谢人家。那男子于是掏出一张“大团结”给了歌手。接着，老练的女歌手又点将似的为其他游客献起歌来……

从张家界归来，我常常想起土家族歌手。我赞叹土家族歌手委婉动听的歌声，赞叹土家族人乐观大方的性格，更赞叹土家族歌手们的机智聪明。她们随机应变，出口成歌，既为游客们带来了欢乐，也唱出了她们自己的新生活。

在张家界，听土家人唱山歌，那真是一种享受，既解乏，又提神。

夏天，我游览了张家界，至今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张家界真是个好地方，林木葱笼，空气清爽，山风习习，一反南方夏天的闷热。张家界的山，奇峰耸立，千姿百态，有的象人，有的象兽，的有象神话小说中的神魔鬼怪。那漫长的山道，宛如一幅长卷，一条画廊，叫你看也看过来。

那天，我们一行十多人，一路走，一路领略大自然留在张家界的杰作：秀美如画的金鞭溪，神态毕肖的千里相会峰，云雾缠绕的南天一柱，叫人眼花缭乱的迷魂台……每一处胜景，都叫你唏嘘感叹半天。过了黄狮寨，下山时，山路较陡，峰回路转。绕过一道山色，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较开阔的平地，地面上竖着一块大木牌，上书“点歌台”三个大字。牌上还用小字分门别类地写着“民歌”、“情歌”以及歌曲的名字。几个身著土家族服装的男女歌手，正坐在石头上小憩，恭候着点歌的游客。他们服饰上的图案五彩缤纷，在绿色的山野中，犹如一株株绚丽的山花，分外引人注目。

我兴奋起来。来张家界采风，这无疑是我要采撷的对象。我摘下相机，调好焦距，准备在他们演唱时摄下这别有情趣的动人场面。

唱张家界的美丽风光，接着唱这位男子有贵人相，能做大官，又祝愿这男子从此交

邮递员

白菊筱

地图上没有印出的，
你的脚印却印出了，
——一张上下四方、
交错有致的联络图
好细密！
好漂亮！
神话中少有涉猎的，
你却源源运来了，
——硕大无比，
无奇不有的聚宝袋，
好丰富！
好光彩！
邮铃响起之际，
人头攒动，目光聚集，
热情诚恳欢迎你；
初恋朋友更是盼你于昼夜，
象企盼春，心火煎蜜！
于是
我想那城市和乡村，
想那草原高山戈壁，
我感叹鸿雁远征的翼翅，
总飞越时间长河，
总跨过烈日雪雨，
月夜晨曦……

寸·思·漫·录

柯喜堂

庭院里的树

人的天性总是喜欢自然和不羁的。

这便是逼仄庭院里常常栽树的缘由吧！

树不仅挥洒出一片生趣，也打破了庭院的自我封闭——把你的目光送上天际的深远和广阔，亦使你的整个心胸乃至思想豁然开朗起来。

水与石

江南名园，无论怎样逞巧斗奇，姿态各具，却都情结依依，离不开水与石这对宠物的。

个中奥秘何在？

想是水柔石刚，刚柔匹配，非但生就出自然之美，造化之谐，且柔中有刚，刚中有柔，亦不失之为人处世的一种情怀一种境界吧！如是，难怪石兄艳福不浅，即便其貌不扬，瘦骨嶙峋，犹有碧水秋波依偎在侧呢。

弥勒与韦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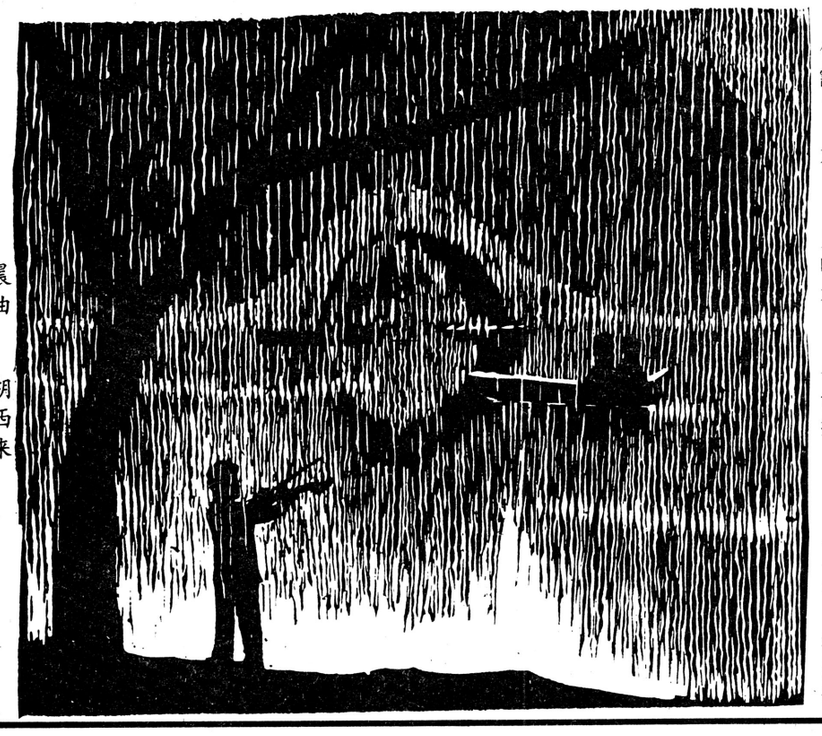
游某山寺。入殿赫然迎面者，乃大腹坦露笑容可掬之弥勒佛也。其后，复供一神，持杵冷面，飒飒然雄风迫人耳。导游小姐介绍说，这位是韦驮菩萨。稍顷，又笑道，人云此两位菩萨，前者笑迎八方搞公关，后者一脸严肃搞管理，可谓妙绝天下的一对最佳搭档了。

斯语斯论亦算是一新天下之耳目了。

雅趣“俗”生

游某园林，月亮门入处，修竹怒茁，节拔叶横，油然雅趣，怡人心眼。入门，复见一轩，轩名亦美：听雨轩。轩内四边玻璃窗与地相接，春夏秋冬景致纷然窗外，足不出户，四时尽揽，遥想当年主人，不能不说风雅之至了。

忽见门首一树，绿影婆娑；轩后又一树，婆娑绿影。问之，皆桂树也。不屑说，此乃取其谐音以企福贵长存了。原来此园主人，是清末一暴富盐商——噢，难怪好端端一园雅趣，终难逃一个俗字，本性使然哉。



晨曲　胡西来

变迁

党秀梅

梁伤的路
在这时
我真想遗忘一个梦想
泯灭一个希望
可震颤过的心灵
不容我失却信念的眷
往昔熟悉的世界
才变得分外遥远空旷
千奇百怪的眼神
七股八杂的语言
让人肥怕气丧
只因与旧我握别
本来很实在的自我
才变得是中南指北
本来很丰厚的美好
才会被无情地卖落中
也曾有过五彩的梦想
也曾有过瑰丽的希望
自从走了自以为可走

银手镯

吴有平

那年，我十七岁，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圆了一个少女灿烂的梦。

深山里飞出金凤凰，村里人说。

是呵，祖祖辈辈生息在这听不到汽车轰鸣的山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父辈们扬起牛鞭，扶犁翻起干硬的土地，对苍天黄土唱了几代人不改调的歌，年年播种企盼，收获的却是苍凉。

而今，希望的种子发芽了，最兴奋的还属母亲。她长满老茧的手不停地在围裙上搓擦，表示出自己的欢愉，对前来道喜的亲戚一个劲地说：“这下好了，把我解放了，我不用再跑几十里山路每个星期天给女子送馍了。”她舒展满脸的皱纹，溢出清爽的笑声，偶尔用手抹下黑白相间的头发，让人一眼就能看透她全部的感情世界。

母亲是家里的台柱子，已故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整天只知道嗝着那杆磨得发亮的旱烟袋抽那劣质烟叶，吸进苦闷，吸进辛酸，吸进困惑，吐出的仍然是那解不开的疙瘩，家里全靠母亲了，她是辛苦的，记得小时候村里学大寨，干包工，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母亲整天不停地从沟底往山腰上背石头，专拣大的。最终落了腰痛的病，天阴下雨一个劲地疼。我说她是“精卫填海”，她不知“精卫”只知背石头只知辛劳，只知累得腰痛累得吐血。后来，情况好了，可她总是闲不住，象个纺车从早到晚不停地转。

为了给我凑够足够的读书的钱，母亲日日到对面的山上去采拾山货，然后拿到市场换回一堆皱巴卷曲的毛角票，再托人兑换成大额票。她说：好带。她很固执，从不让我动手，她说我是家里重点保护对象，也许她怕我揉碎她的梦吧。

掐着指头算日子，当聒噪的蝉声愈喊愈烈时，我该走了。那天起得很早，母亲为我梳辫子，缓缓地，一根一根地整理，象前年姐姐出嫁时那样，默默无语。镜子里，我分明看见她依稀闪着的泪光，自己也禁不住掉下泪来，眼前闪现出母亲劳碌的身影。她说她是鸡的命，整天得不停地刨着食吃。她把自己的青春全揉进儿女身上了，自己快老了，还没去过省城，没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没舒舒心心做过一个完整的梦。待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一个个“孔雀东南飞”，留下的，是她的孤独和寂寞，我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啊！

母亲坚持送我到几十里外的车站搭车。上车前，她掏出一对银手镯，一个戴在我的腕上，一个戴在她的腕上。她说这是她结婚时的嫁妆，多少年都没戴了，过去家里穷，父亲劝她拿去换些钱，她舍不得，今儿找出来，一人一个。我摸着手镯，沉甸甸的，那是母亲沉甸甸的心呵，母亲笑着说：“有这镯子，我就拴住你了，戴上它，你就不想家了”。泪水糊了我的双眼……

汽车启动了。隔着玻璃窗，看见母亲那树皮般的手仍不停地在摆动，笑容凝固在她的脸上，泪光点点。只有那手镯在晨光下银光闪闪，那么诱人，那么耀眼。母亲，我知道，我带走了你的心，可你也带走了我的心呀。我从车窗上伸出那只戴镯子的手，不停地在空中挥舞，母亲，你看见了么？

本报地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10－018号 各部室电话 社长总编室：724644 副总编室：724624 办公室：724642 编报部：777708 记者部：724614 副刊部：724649 广告部：772227－124 美编室：724654 专题部：724664 群工部：724613 本报社激光照排　陕西日报印刷厂